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春在堂尺牘

俞樾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香在堂文續

總清俞樾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 恩命攝篆兩江 朝廷以節鉞付重
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舶略上下江之
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烟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
拜旌麾送贍之餘增起舞衣樾簡寓津門又將三載
今年奉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
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勢而無功因思金
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

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
園老人至今號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譎所心折然
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其文端爲
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聖越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
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幸爾布使承
悅惠

上祁督國相國

自送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
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
不依附龍門莫得一言以自壯而極迂拙之才甘爲時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稟故未嘗奉尺書以于左右誰已未被封詩皇詩藁十
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論陷航海北來旅食
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譏謔自娛所著擊經平
議三十六卷猶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
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
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
兩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諒而負書車不以自
獻況越季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上之未乃巍巍焉懼
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歎謹
首呈一本微賜覽觀聊以正之特甚謹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烏懼根柢淺薄意義齷齪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于二十七日奉到遺書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媿甚媿樾此書已算編成惟家貧之人鈔寫止有藁本今年宋雪帆前輩朱津見其一二頗爲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尚在途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擎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于此且此道闊淡好之者希叩寂

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擬願有成尙求元妙一
言爲二都增重想吾所以裁成後進爲心不嫌敝嫫嘗
膽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然
則老弟助名可以方駕湘鄉矣一笑寒家舊事惟先
祖母最擅其長家母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姪從其
姑更可知矣又何諭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兄有一說
昔之已久請因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蠶桑之利興
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踰本以自藏必糜爛之於

舉錢而織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爲草本而其種益繁衣被天下驚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于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芝湖荻港等處向稱蠶桑淵藪而村落化爲邱墟人民轉于溝壑幾乎靡有子遺端意者積數百年養蠶之孽而廢之一旦乎不然吾湖風俗循良說云湖州人皆觸子有何獲罪于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天地之間生命至重凡蠶蠶者無非與我並生之物兒近來雖食瓜果中得一蟲必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

其死也迂闊如此老弟以爲何如

上曾孫生撰帥

越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筆預陳鈞聽比聞乎定東南助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辰原爲社稷眞儒事業亘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越者門生之籍尙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慚愧越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于時閉戶學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

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尚能流覽及之俯賜繡墨否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洞符花落之謬矣而比年譏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增玷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眷眷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

鉞清嚴帶裘輕緩爲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
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樾
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真作吳門市卒道不
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頽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薌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旣叨杯酒之餘歎又
辱兼金之厚贐感甚亦媿甚伏惟閣下以文經武緯之
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
驛通賓榮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誠以鄙下書生
去作吳中殘客登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

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
寒儒俾誠得于西湖山水窟中受一處而爲民與故鄉
父老進中和樂職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爲
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坱及焉
與杭州劉坊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諭羊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
饜既者固不徒在尊俎之賅寧也歸行又承厚賜俾將
拙苦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
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伏念閣下實
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蒐一圖允足千古將來史傳

中添一佳話鷺啓人一琴一鶴而止之矣弟詩不過率
直語未足揄揚采南聞作長調情未之見琴而計必有
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輒篆書琴竟圖三
大字奉寄筆力疲恭不足觀也懸媿懸媿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
又饋贐焉朝廷爲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爲巾
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于望日登舟然是日
仍泊大闕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
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

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
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爲
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
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翁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惜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懶爲
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
梅花下將交三九間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祜之輕裘
樂可知也極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
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

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者前輩聞之得無訛庚榜之
關乎見在自杭同蘇舟窗性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

嘉萬

與吳和甫前錄

辱手書知轎軒所至以經術倡尊後進因定海諸生黃
以周解考工記世室與樾說合遂詢所自來而得其先
德徵香先生明堂步筵說一篇錄寄甚善甚善樾受而
讀之其據字文燈傳證記文是堂修七非堂修二七詢
與樾合惟解廣四修一及三四步四三尺似皆不及鄙
見之塙且如其說夏后氏堂室全基廣如千步究未明

白試周制較明白矣然記文明言五室凡室二筵乃謂
止說四隅之室義亦未安老前輩以爲何如此外各種
想必流覽一周未知都若干卷卷若干言定海海外一
島耳乃有此通經之士殊不易得宜老前輩惓惓欲刻
其書也李少翁重刻段說文未成不知其能料理及此
否竊謂微香先生之書如果卓卓可傳可否先爲設法
令其子孫寫副本寄存尊處將來或集貲刊刻或假活
字版排印似較解在海外易爲力也其諭語後案聞有
印本能竟寄尤感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閩邸抄知恭膺 龍命莞領 樞廷以公才公望之
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桓榮稽古原是 帝師陸贊在朝
斯稱內相儒臣勳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
有少荃前輩非皆所謂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者乎斯
中興之盛事亦同譖之美談難樾之不肖與自築施焉
樾僑寓天津已逾三稔今秋因一小兒在蘇大病不得
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之人當事者遂以
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
付飄風或爲樾誦白香山聞李尚書拜相因寄賀微之
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己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

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攜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子
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
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擎冰壺清對寫便宜之
表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
知也越因二小兒病魔纏綿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
居紫陽書院屋雖寬人而兵燹之後恣戶不全殊苦廓
落耳拙鳩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公
子荆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越之苟苟其

所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所著羣經平議已集人寫
定副本杭州太守劉君笏堂擬集貲刊刻未知果否前
塵昔夢久已坐忘而敝帚千金不能舍去要不離乎書
生之見可笑也關河修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
過從聊籍管城子粗陳大略不盡欲言

與女婿許子原

得嘉平望日手書知侍奉康娛閨房清吉慰甚二令兄
四令弟已回京否山東事行查原籍作何了結念之念
之僕今年主講蘇州之紫陽書院歲入四百金不敷所
出全家已遷居書院其地在閶門內梵門橋以後書來

竟寄此處可也二小兒癡頑如故不知是病是魔醫巫
並進迄未見功固由吾德薄或亦由彼孽重付之浩歎
而已其婦子去歲舉一女門衰祚薄又何得雄之敢望
尊處西席是否仍舊惟望足下努力下帷明歲文場一
戰而霸庶鄙人得開口一笑乎

與大女繡孫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卽以漱口水洗目
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
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愴閨中少年人
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咏婉爲宗歡愉爲主方是福

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
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汝姊吉期已定于三月
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爲汝二哥
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
念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
謀集貲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
知能成否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含有名此白香
山詩吾常誦之

與戴子高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知起居佳勝慰甚居停主

人周君季貺好尚風雅潤冠蓋中不可多得者相與賞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三日會致一函未知收到否承示以爲拙著各書宜隨作隨刊此固見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中易詩書論語孟子如干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旣竭吾才矣今更讀之又頗有未安者然則僕近年所著春秋三傳外傳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知不自見其穀失乎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日然見在諸經尙未卒業或者因此及彼尙可隨時增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息已非

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其高者亦不過拾宋人之唾餘
貌爲理學而已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其有
聞焉者乎僕學術淺薄又不得位豈足以振起之乎足
下年少氣盛力足有爲斯文未喪勉之而已又示論語
解一事僕頗不以爲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
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啟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
其謂用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
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于彼說乎大過作
卦名解聞青田端木含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
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

之僕眠食無恙近因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聞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畱離牋舊書攤頭隨意坐坐又或與酬濺墨率爾塗鴉以應好事者之求至于玉堂舊夢付之雲煙之過眼矣俟昏嫁畢後兩兒猶能成立便當斷棄人事不復相關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疾今春延醫治之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言已霍然未知其審大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此又世俗之見也

又與子高

松泉舍姪來交到手書知爲學日益又知近來得力于老子之學以此治心以此處世甚善甚善老子書每言唯其如此故能如此極是利害世但言其和光同塵非知老子者也論語解六十三事極有發明五十學易之解鄙見不以爲然已詳前書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若作一句讀則句中當加而字脚意爾雅曰事勤也勤勞也何事於仁猶言以是爲仁何其勞乎勿欺也而犯之阮相國校勘記曰皇本也作之然則勿欺之而犯之猶言勿欺之與犯之古人之文凡兩事相連而及者多用而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繁之賊韓子說林篇

以管子之聖而艱朋之智皆其例也歟與犯皆非事君所宜故並戒之此二義足下以爲何如僕自都門旋津仍事讀述新以銷夏所著羣經平議三禮三傳猶有成書似乎所見較塉其易書詩諸經皆數年前見解不逮多矣今年諸經卒業後尚須通覽一周方可出以問世耳來書特有親炙學者之稱不敢當不敢當僕爲學猶略不足爲足下友若是下真吾畏友也數十年來吾道衰息甚矣無往不復必有起而張之者足下勉之僕則無能爲矣

又與于高

自去年九月朔得惠書後久不得書未知今年究館何處念之念之僕敝門養拙仍以譏述自娛羣經平議中又增公羊穀梁各一卷國語二卷周禮二卷見在從事儀禮未卒業也承索觀論語平議但此書二卷寫錄一通亦頗不易且其中尙多未定之處故不克寄奉約計一二年閒此書必可告成大都周易二卷尚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儀禮二卷周禮二卷大戴記二卷小戴記四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左氏傳三卷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二卷此其大略矣書成後卽當付之棗梨以質海內諸君子此外尙有羣書訂

義一種未定如于卷僕所譏述此二種最大矣餘若字
義載疑等書卷帙無多隨時寫定尚易爲力區區之意
五十以前此數種書均當寫定此後天假之年未卽委
化或精力尙強不妨續有所著否則涵養性眞爲道日
損矣年來厭棄人事所絕應酬入道之基或卽在此乎
胡氏燕寢考僕處有之然謂燕寢東房西室室東壁有
戶以達于房其南面有牖無戶此實大不然者果如其
說則出堂入室必先由房矣以左氏傳所載東郭姜事
觀之是時公拘楹而謂則在堂可知也姜與公始皆在
堂欲出避之若房有戶而室無戶則姜入房中便當自

北堂而出矣何必入室多此轉折乎胡氏所說殊不足據洪氏頤煊宮室問答一卷已深以胡說爲非然而所說必牽合攷工記明堂之數以定丈尺亦未免過泥且改古人五架之屋爲七架之屋亦無塙據足下若欲治儀禮孔氏驛軒有廟寢異制圖其寢制一圖姑且勿論其廟制一圖可據以治禮矣且其所說亦頗簡明其謂棟後爲室棟前爲堂雖所據土喪禮注未免誤會鄭意然古制實是如此漢治禮竟亦當爲宮室考一卷他日南中肅清得歸卧鄉山擬于南埭舊居改造先祠卽依古制爲之計所費亦不多未知能如吾願否聊書此以

博一笑

此函久已無稿而予高處尚存原書因錄存之羣
書訂義卽諸子半議之舊名也同治五年正月樾記
與蔣薌泉方伯

辱賜書未答聞奉 命赴粵象郡珠崖之地虎符玉節
而臨以方召之壯猷而范韓之威望雙圻重任五等崇
封指顧閒矣惟是六橋三竺不克久駐旌麾區區之心
雖爲 中興得人貿而未始不爲桑梓惜也拙著羣經
平議承許爲付梓啟行後交何人經理甬東一席能爲
代謀之否樾寄跡吳中不及至武林言別惟望閣下至

粵後福星所照燄息烽銷或踵阮文達故事重開學海堂招延海內名流越雖不才而古人有言請從魄始尚當不遠千里躡屩來游前書所云爲蓋公築堂爲穆生設醴者其在斯時乎

與高伯平

聞先生名久矣懷願見之誠亦久矣未克一見良用恨惘德車結旌翩然南返六橋三竺文酒燕游有資矜式無廢歎詠甚善甚善越自幼失學溺于詞章身廢不用始謀譏述鑽孳經義冀有一得困而學之極可憫笑所著羣經平議根柢淺薄意義闕疏誠無足觀誠無足觀

蘇東方伯謀付剞劂乃煩高明代爲書較布鼓雷門寔所愧恧伏求是正無吝抨擊

與談仲修

前在武林得讀大集欽遲之心怦怦曷已時從子高詢悉近狀用慰飢渴今歲子高回浙屬其轉借章氏文史通議于高報稱足下此書時置按頭晨夕相對車裘可共而此或難不端冒昧竊有所請尚集鈔有寫未見賜百朋之鏗殆未足尙寫書之費卽當寄奉可否裁覆引領以冀外拙書
文廟祀典記一篇文既疲茶字更醜惡無足觀覽聊以將意爲道目重不盡萬一

上祁春圖相國

越自去年八月閒因一小兒在吳下大病不得已航海
南歸視之其時倉卒啟行未及以一箋問之左右也今
年二月二十九日由津門寄到賜書獎借溢詞讀之顏
汗雖吾師誘挾之盛心寃非樾所敢當也入春來雨中
雨水頻仍春寒殊劇未知都下如何想平泉花木造化
甄陶元老起居 聖書存間無邊春色都歸杖履間矣
樾南歸後因二兒痼疾積久不痊坐是因循未能他去
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樾承其乏舉
比虛擇無狀可言所著羣經平議浙江蔣鄉泉方伯許